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二十四回 櫳翠庵情緣迷道果 瀟湘館舊怨妒芳心

話說林黛玉住在櫳翠庵黏住了史湘雲，要她傳授修仙要訣。史湘雲只管笑，哪裡肯說。到得點上燈用過晚飯，黛玉連翠縷、素芳也支開了，就百般哀求她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只可憐見我一片苦心，你若許我，用刀子割肉刺血自己表白我也肯，我實實在在志心學道，不願墮落紅塵。我的根基雖不如你，我今世裡也沒有什麼罪過，就算前事孽帳未清，也許我改悔補贖，我看《神仙通鑑》上，原有修成之後再補足功果的。只求你慈悲心上傳了我吧。你若肯傳了我，你的師恩就比做我父母一般，我願一輩子做一個孝順徒弟服事你。憑你要叫我怎麼樣都肯，只求你哀憐些兒吧。」說到此，差不多眼淚也落下來。湘雲笑道：「憑我叫你怎麼樣也肯，果真的？」黛玉道：「千真萬真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用心聽我傳授，我只叫你跟了寶玉去睡吧。」

黛玉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這樣取笑，人家這樣哀求，你反這樣取笑。你再不肯，我就在你面前尋了死吧。」

史湘雲大笑道：「林丫頭，你那些尋死作活守好嚇寶玉，如何挾製得我。若再在這裡鬧我，我就眼前變一個小戲法，教你忘了臊，自己尋寶玉玩兒去。」嚇得黛玉不敢言語，倒反陪起笑來，道：「好妹妹，是了，我知道你的利害了。我也沒有什麼求你的法兒，只求你憐我，一個女孩兒沒爹沒媽，死死生生，受了無數苦惱。自己明心見性，不肯墮落紅塵，就是玄門功夫，也曾志心體認，無奈根基平常，劫數魔頭來了。如今身在污泥，心如水月，也還一靈不昧，曉得生死關頭，你就算我做了鳥獸草木之類，罪過它也想成形，給它指點，只就這點子上，求你動動心吧。」

史湘雲道：「我也被你鬧得厭煩了。林丫頭，我而今告訴你：不是我說你根基平常，論起你的來歷，原與我差不多，只是你的魔劫重些，今世裡斷不能走上這路，只有勤積功果，以候天緣便了。大凡玄門上的功夫，須做到哪一層，方指引他哪一層。為什麼不許一總傳授呢？這件事情，總須做足真功，瓜熟蒂落，逐關自然過去。若一總說了出來，做的人沒有走到這一步，先望那步，只這一念不純，當下坐功，便無效驗。所以半途而廢的，半中間弛了真師，無人指引，便用盡了千般辛苦，終究不得成功。若根基上有這個緣法，即便靈心自悟，不過真師，到了交代換功，自有真仙來引，你怎麼說沒有真傳。我告訴你，履躡乾兌，你也行出實效，怎麼會生出魔障來。你若不信，你再跟著我坐起來，有用沒用，你看你自己的心就相信了。」

黛玉聽了，真個跟了史湘雲也打坐起來。可怪，黛玉清清醒醒，打掃淨了心地，按著舊功運用，一些不效，而且橫七豎八總觸起寶玉來。又像從前，夢見冊子的那一夜光景，真個一毫無二。卻不好意思告訴史湘雲，只有自己悔恨不提。且說寶玉獨自一人在黛玉房中和衣就枕，哪裡睡得著，心裡也就想出許多頭緒來：「從前我同林妹妹小時候大家談談禪機，也不過門些小聰明兒，就如唱和詩詞，借此陶情怡性。到了林妹妹過背後，我只想往天上去尋她，故此出了神似的要想成起佛來，也便恍恍如有所得。誰知被那妖僧妖道拐騙著迷，幾乎送了性命，虧得老爺救了回來。當時只僥倖得了性命，不想還與林妹妹夫婦團圓。誰知回到家中，非但林妹妹回轉過來，連晴雯也一同回轉。林妹妹反又著了迷，要學道修仙，同四妹妹打成一路，那一副鐵石心腸還了得。我又不不知怎麼樣運氣，天也教她順了轉來，真個的三生聚首。如今好好地忽又想著修仙，跟了雲妹妹坐功夫。她這性情怪僻，誰也不能勸轉她來。她果真著迷，便怎麼好。」

寶玉想到此處，就翻來復去，越發的睡不著。起來又想起：「黛玉只聽得紫鵲、晴雯兩個人說話，從前坐功的時候，連她兩個人也勸她來，而今還叫誰去好？」又想起：「這件事，總要雲妹妹不理她，她就自己退了轉來。近來雲妹妹倒與襲人好，我且叫襲人去悄悄地告訴雲妹妹，這便千妥萬妥。」

寶玉想定了，便下床來，一個人開了房門，來到襲人那邊去。襲人已經開了房門。寶玉便往窗戶外張看，只見襲人還在那裡一個人坐著，像是呆呆地想著什麼事情。寶玉便伏在窗年低低地叫一聲：「襲人姐姐。」襲人嚇了一跳，便道：「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」襲人道：「寶二爺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是的，快快地開開門兒。」

這襲人自從跟了黛玉，每每防備著寶玉鬧她，一則怕黛玉醋意，二則怕晴雯口齒尖利，傳揚開來。雖則丈夫蔣玉函時常勸襲人與寶二爺相好，說道：「你我夫妻兩個服事寶二爺，無分彼此，我們前後也受他多少好處，你再不要在我面上存半點子疑心，你若要在這個上疑忌我，不是夫妻情分了。」

襲人見蔣玉函真心，倒也並不疑忌，也將黛玉、晴雯的話告訴他，說：「我而今若有一點子落在她們眼裡還了得！」蔣玉函便叫襲人瞞了黛玉、晴雯悄悄與寶玉好。襲人卻是膽小不敢，只管搖頭。所以人後人前十分留心躲避。黛玉、晴雯也猜她的意思出來。這一晚黛玉住在櫳翠庵，襲人正在思量，恐怕與寶玉分說不清，哪曉得寶玉卻正到了窗年，而且夜又深了。襲人十分怕是非，就說道：「林姑娘現在櫳翠庵，什麼時候了二爺走到這裡，請二爺好好地回到房裡去，有話明早說吧。」

寶玉也知道她的心思，又見她可憐見的情形，一時間倒將要她告訴史湘雲的話忘了，忽然間觸起前情，定要與她敘舊，就說道：「你要不開門，我就卸了衣站在這裡涼著。」這襲人雖與寶玉外面疏遠，心裡卻照舊顧戀，一聞此言，心裡就疼著寶玉，也將黛玉、晴雯忘記了，只說一句：「小祖宗何苦呢。」一手便開出門來。寶玉一進去，便關上門，拉住她低低地笑著，告訴她一定要敘舊。襲人本來水性楊花，又是幼交情重，如何不依。寶玉自然也將求史湘雲的話告訴她了。天色將明，襲人便即驚醒，強將寶玉推了過去。自己就起來，梳洗畢，趕到櫳翠庵伺候黛玉。黛玉一夜未睡，卻也起身了，看見襲人趕早來到，也猜出她洗清的意思，轉不料寶玉真個的在她房裡過夜。黛玉便笑一笑，說道：「夜裡有事起得早。」一句話恰好打著襲人心坎裡，眼圈兒就紅起來。黛玉倒也不會意。襲人便慢慢地走過一邊，暗想道：「神明神明，利害利害。」

襲人只等得黛玉到議事處去了，方走到史湘雲床邊。史湘雲坐了起來，拉襲人坐下。襲人方才將寶玉求她的說話告訴她。史湘雲只管點頭，就道：「你去告訴二爺，叫他只管放心，住幾天就回來的。」又笑著摩摩襲人的肚子說道：「昨夜可曾懷一塊小寶玉？」惹得襲人臊得不得，還恐怕湘雲先知道了黛玉，故此一見面的時候說合起早的言語，襲人就坐不是立不是的，倒將寶玉真個鬧她的事告訴湘雲，央及她道：「我也是無可奈何的順著他，史姑娘替我遮蓋著。你是個活神仙，如何瞞得你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我哪有功夫管你們這些閒事。就是林姑娘，剛才這句話也是隨口的，你也不必存心。你只防著晴雯便了，她那嘴頭子什麼似的，肯顧人家的臊！」襲人謝了史湘雲，就回瀟湘館告訴寶玉去了。那邊林黛玉在櫳翠庵住了三五夜，用的功夫毫無影響，只是悶悶不樂。史湘雲說道：「你而今不怪我不傳授，你也死心踏地了。有人望你得緊在那裡，還不去。」

黛玉也不肯回。湘雲等在上頭的時候，悄悄叫寶玉來，看著素芳、青荷移了臥具過去。晚上又自己送了她過來，寶玉喜歡得不得了，也不敢取笑她，只如新娶遠歸一樣。送了史湘雲出去，便綉繆燕好起來。襲人已經同寶玉歇了幾夜，見黛玉回到瀟湘館，心裡懷著鬼胎，又怕寶玉孩子性情，替他好了一番，在人面前弄手鬥眼的，就說肚子疼，頭也暈暈著，在房裡躲閃了好幾天。黛玉倒也並不疑忌。好容易熬過幾天，可以換班出去，便有蔡良家的上來換班，襲人便要出去。誰知這個換班裡，卻鬧出一件事來。原來黛玉治家精細，凡百事都有一個規條，只就襲人所管的衣服首飾，每天換班的時候，除了封過的衣箱不點，其餘首飾箱匣，上下首飾須逐件檢點交代。在蔡良家的下班的時候，襲人便說：「蔡奶奶，不要勞神了，將鑰匙交過來吧。」到襲人下班的時候，蔡良家的便道：「咱們拙笨的人兒，倒要逐件檢點檢點，蔣奶奶你卻不要存心。」

誰知襲人今日下班偏有幾件交代不出的首飾。原來賈環近日瞞著父兄在南城外瞧戲聽檔，合了賈芸，串些私門，拉下許多欠帳，滾不過來，只得與彩雲商議。彩雲也不能替他設個法兒。賈環張羅不開，差不多有人鬧上門來，無可奈何仍舊要彩雲打算。彩雲便想出主意來，告訴環兒道：「我想起從前璉二爺過不去的時候，曾同璉二奶奶商議，向鴛鴦姐姐借出老太太的物事，來典當銀

子使用。而今襲人姐姐現在林姑娘處管了首飾，怕不比老太太多了十幾倍的金珠。你只求求她，或者有個算計。」

賈環說：「這個打算好是好，只我不好過去，就求你替我告訴她，說幾日內一定贖還她。好姐姐，救我一救。」彩雲就過來告訴襲人，正遇著寶玉同襲人說說笑笑的。寶玉見彩雲來，便無精打采地走出去，襲人也害著臊。彩雲便坐下來，將環兒這些說話告訴她。襲人聽了，卻就為難起來，便道：「彩雲妹妹，我告訴你說不盡的苦處。我這個同事蔡奶奶，一到換班查得精細。倘然三爺過期不贖，露出馬腳來，叫我怎麼樣。不說呢，自己過不去；說合來呢，又牽連著三爺。可憐見的，我是個什麼人兒，什麼分兒，刻刻謹飭，還怕站不住的。便算林姑娘度量寬宏，你知道，有一個伶俐牙齒的人兒同我不對勁兒。況且我自己弄空頭已經不清楚，中間還連著三爺，也連著你。」

彩雲聽了這番話，就冷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三爺呢，分兒也平常，我也是看不過的意思，我今日卻多了這件事。你呢原也為難，罷了，我就回復他去便了。」

襲人看她光景如此，像有些怪她，一則怕她在太太面前言三語四，二則她現今撞著了寶玉的玩笑，不要為這件事又弄一個冤家出來，便拉住彩雲道：「好妹妹，要便有一個主意，三爺只告訴我多少銀子，等我叫我們男的打算給他。」

彩雲道：「三爺呢原也只要五百兩銀子，不過立刻就要，等不得尋你姐夫。你果果真肯救他的急，你只將物事借給他當了，便將當票先交還你，你先叫姐夫早晚贖來，隨後等三爺有了銀子，連本利還你姐夫，豈不兩便。」襲人就依了，就將手飾一匣借給彩雲。彩雲便交賈環典當開發。果真的賈環親自來謝襲人，交還當票。這總是黛玉在櫥翠庵住的時候，彩雲往來設法成此一件事情。襲人接了當票，原想叫蔣玉函去贖回，又為了寶玉刻刻鬧她，一面又防黛玉看出心煩意亂，故將此事忘懷。直到蔡良家的換班上來，陡然間憶起此事，慌得手足無措，只得拉了蔡奶奶背地裡悄悄告訴她說：「彩雲姑娘是太太身邊人，實在無可推卸，權且應酬，我而今沒有別法，只得求你老人家暫時包涵些兒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趕緊著先叫我們男的贖了出來，悄悄地送進來交代。我原也十分為難，你老人家不信，便問問彩雲。」

蔡良家的聽了這番言語著實遲疑，一則也為的彩雲是太太身邊近身的人，二則平日也受過襲人夫妻的孝敬，便道：「蔣奶奶，你好沒主意，你跨進這個門，眼睛還認不出這個主子是什麼材料兒，她尋常時的恩典那麼樣寬，若有什麼過犯落在她手裡頭，誰也架不住。你怎麼擔了別人木梢，鬧出這個空兒。你就礙著臉回報不得，你怎麼不推到我身上，等我出個頭兒，這本帳難道是你一人管的，不許我出個主意？而今你便走了，弄到我身上，不要說拖下去，就是明早送來完全無跡。將來鬧穿了，我也不得乾淨。告訴你，咱們姓蔡的是一個乾淨人呢，不替人拉扯什麼，誰怕誰呢。你而今已經鬧了這個，要說我就叫出來，平日的情分何在；要說替你擔著，我也算不上來，又拉什麼太太身邊的人在裡頭，總也到不得我們姑娘耳朵裡。而今便怎麼樣，只等你明早罷了。」

襲人臉上被她說得紅一白一回，只得再三謝了，應承了明早必有，便上去回明了下班，走出園去。一路上想起：「從前是寶玉身邊第一等人，除了寶釵也沒別人趕上，便黛玉也用心周旋，真個在榮國府裡還怕著誰。當時不論金珠寶貝說有就有，要便使使，寶玉總依，稀罕這三五百銀子。怎麼一著錯，滿盤輸，現世現報，落在黛玉手裡，弄到而今連這一點子事情，也受這老婆子的惡氣。」又想一想：「她呢也古板了，也怪不得她。林姑娘那麼細心，忽然間想著什麼簪兒，說要就要，叫她也難，林姑娘的規矩還了得！我只有明早取來，趕緊交待就完了。」便一路悽悽惶惶，抹眼淚到家。看見蔣玉函免不得將家常事說說，就將此事告訴他，要他趕明早贖出。誰知蔣玉函聽了，倒反疑心襲人與賈環有什麼隱情起來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爬不上高枝兒也罷了，鑽到草地裡鬧把戲。」

襲人聽了，恨得要死，就罰神賭咒地哭泣起來。蔣玉函便道：「我也不跟著，我們戲場上的賭咒鬼聽得很多，敢則你這幾天內當真貼著封皮。」恰好襲人也與寶玉好過，又不便說合來，只有痛哭。蔣玉函也生氣厭煩，就自己睡去了。那一夜襲人的難過，自不必說。要想尋死，為什麼不早死，趕上鴛鴦。到了天明，蔣玉函下床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串得好戲。」又道：「好眼睛。」又道：「張三郎吃人參，倒貼些本兒便了。」一直走了出去。真把襲人氣得要死。又想起從前跟著寶玉在怡紅院，寶玉一句重話也沒有，借影兒給他幾句惡話，他就費了多少招倍，這些輕薄語言，哪有一字入耳，只管嗚嗚咽咽地哭著。誰知蔡良家的趕早叫臻兒來，說：「蔣奶奶，立時立刻進去，說尖要緊話。」

襲人益發急得要死，只得就托臻兒到上頭去告病，求蔡奶奶告幾天假，所有蔡奶奶的話都知道了，斷斷不誤事的。蔡良家的聽了很不耐煩，要不言語，怕黛玉忽然查問出來；要上去回明，到底礙著彩雲。也聽得小丫頭們說說笑笑，裝點寶玉鬧襲人的光景。想起他這個人原是寶二爺的第一個舊人，雖則跨上了別的船兒，回轉來分兒還在，寶二爺這兩天又同她好了。我若一時間說穿，怕的她不吃虧，我洗不清。只恐怕她合了彩雲，叫太太合了寶二爺尋我的不是，這就招架不來，我也只好緩著。就一面抽空上去伺候，一面著人催她。自己空了也來襲人屋裡索。只見襲人正在床上哭泣，不等蔡良家的開口，就眼淚鼻涕的將蔣玉函這些話說合來，又說：「我已打發人催過彩雲，也沒回信，這便怎麼好？」倒弄得蔡良家的沒法起來。正在為難，上頭又來叫她，蔡良家的連忙上去。為的什麼事情，原來賴大的孫女兒許與王元的孫兒，林之孝、蔡良為媒，擇日行聘，先來告訴下帖日期。黛玉心裡很喜歡，就叫賴大家的站在旁邊，說了多少閒話，又叫到青荷房裡賞飯，說她老人家牙齒過沒了倒硬朗會吃，只揀肥爛的勸她吃些。柳嫂子連忙送上魚肚嫩老鴨、酒燜火腿、糖筍鬆雞、雲和海參、生野雞絲炒麵、蘑菇杏腐、燕窩腐爛蛋，連些小菜點心，擺了一桌。這老太婆抹抹眼睛，逐件地看一看，只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罪過。」

青荷便扶她坐下來。柳嫂子便道：「賴老太太，咱們奶奶敬你年高，喜歡你的講話，叫我收拾些吃得動的物事，我也收拾得不乾淨，你老人家不要笑話。也是備著上頭用的，不過挑幾件肥爛的過來，你老人家且嚐嚐看，配得口配不得口？」賴大家的只說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」為她是晴姑娘的母親，也很敬她，便道：「柳老太太不嫌我老丑狀兒，同著青姑娘坐坐，領領主子的恩典。」

柳嫂子笑道：「告訴你老人家，我這會子正忙著，改日自己作東，屈你老人家便了。」

青荷笑道：「賴老太太，告訴你知，內外百十席飯食菜點，通在這位老太手裡發付。你老人家臉大，這位老太特地過來，這會子她正忙得很呢。」

賴大家的道：「呵唷，柳老太太快些治政去吧。」柳嫂子就得意洋洋地去了。

黛玉一面叫碧瀾磨墨，香雪執筆開帳，將賞賴大孫女的首飾開出來。先叫開六十五號文奩內，取梅花金托底東珠寶簪一對，菊花金托底碧霞牙犀寶簪一對，紫金累絲鳳一對，珠顛須金蝙蝠一對。再開七十三號文奩內，取大珠二粒，編珠二掛，鸚鵡畫眉簪珠串四枝，各色晶子珠一盒。再開一百四十八號文奩內，取攢金鎖一副，攢金鐲一對，響金鐲四對，鑲金貓兒眼宕環一對，珠環一對。再開一百四十九號文奩內，取金戒指十二對。另單交晴雯發綢緞紗羅綾衣料二十套，花粉銀二千兩。帳已開齊，只等蔡良家的上來。蔡良家的走進園門，得了此信嚇得魂不附體。趕忙進來看單子，還虧得襲人借出之件不在裡頭。按定了心神，逐件查出，擺在書卷盒內，托了過來。恰好賴大家的也吃完了飯，嗽過口，抹了臉，拄個拐走了過來。黛玉就將這些東西給她瞧，又叫她到晴姑娘處去領了對牌，去取領緞匹，只揀心愛的花樣取。這賴大家的就千辭萬謝。黛玉道：「你這個孫女兒原也好，不說她的人格兒，針線兒，連寫算通去得，只就上春頭你身子不舒服，她那麼服事你，就見得這個孩子實心。告訴你，你們這個老親家小名叫孝順哥兒，待他的爹媽很孝順呢。他而今上了這些年紀，他老人家說起爹媽還掉淚，怪不得孫子也孝順他。你的孫女兒過門後，只像服事你的光景服事他，你們這個老親家還不知怎麼樣愛呢。」

賴大家的道：「奶奶，感不盡你的恩典，咱們當奴才的，養下一男半女，通是吃著上頭穿著上頭的，前生前世修得好。遇著你這位老人家，兩府裡的奴才，誰不沾你的好處，家家供著你長生位，點香燭念佛才配呢。咱們這頭親事，原也仰攀些，也虧你老人家吩咐了。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咱們當奴才的雖則小戶人家，養個女兒也一樣的嬌生嬌養，從小兒梳頭教生活，周領成人，只想嫁在

近鄰，長久地來走來走，也叫她到人家去討公婆的喜歡，幫夫做活。不瞞你老人家說，昨日晚替她講到二更天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儘管放心，這孩子到人家去誰不喜歡？你不要為這喜事自己過於勞神了。」賴大家的道：「好奶奶，咱們年紀上了，眼花得什麼似的，哪裡拈得起一個針兒。這些零碎事瞎說瞎說罷了。只求你老人家給個臉；光輝光輝，肯到咱們的破園子裡瞧一天戲就夠了，我只要求准了你，再往上頭求太太去。」黛玉很喜歡，就道：「多謝你老人家，來是一定來的，只是到了回九日期，請了太太姑娘們大家同來吧。」

這賴大家的就歡喜得很，跪下去謝。黛玉連忙自己扶住她。賴大家的就領了賞，將許多物件叫跟的小丫頭托著。黛玉又叫人攙扶她到王夫人那邊去了。恰好平兒過來，黛玉就同平兒進房裡去坐。平兒只悄悄地告訴了黛玉半天，正不知講些什麼話，素芳、香雪等也避開。只有蔡良家，聽見黛玉要到賴大家去，倘然要用襲人借出的首飾，便將如何。心裡十分著急，又出去催逼襲人。未知可能討轉，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